



杜子庄选注

黃山詞選

江西人氏大成社

姜 白 石 诗 词

杜子庄 选注

江西人民出版社出版

(南昌百花洲 3号)

江西省新华书店发行 江西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4.125

1981年4月第1版 1981年4月江西第1次印刷

印数：1—4,000

统一书号：10110·163 定价：0.37元

前　　言

姜夔字尧章，自号白石道人，饶州鄱阳（今江西波阳）人，生于宋高宗绍兴二十年（公元1155年），卒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终年六十六岁。他的父亲名噩，做过湖北汉阳知县，白石幼年就跟随做官的父亲居住汉阳。他十四岁时，父亲死于汉阳任上。这时他的姊姊嫁在湖北渼川，他就寄居在姊姊家中，有十七、八年之久。到了宋孝宗淳熙十三年（公元1186年）冬，被千岩老人萧德藻（南宋诗人，白石的叔丈，做过浙江乌程知县、湖北参议等官），从湖南约往浙江湖州（这时萧德藻从湖南罢官回湖州）。从此他就离开姊姊家，没有再回湖北。就在他离湖北前，萧德藻因爱白石的才华，便将他哥哥的女儿嫁给白石为妻，这时白石已三十二岁。他居浙江湖州约有十年，萧德藻因贫病随子离开湖州，白石因而失了依靠，

不得不在宋宁宗庆元三年（公元1197年），移居浙江杭州。当时他的挚友张鉴（字平甫，淳熙间做过州的推官），张镃（字功甫，与平甫为异母兄弟，做过奉议郎官），均居杭州，白石所以移居杭州，可能就是因为有张氏兄弟可依靠的缘故。白石自叙云：“旧所依倚，唯有张兄平甫，其人甚贤，十年相处，情甚骨肉。”白石与平甫相交，始于宋光宗绍熙四年（公元1193年），平甫是死于宋宁宗嘉泰三年（公元1203年），这时白石移居杭州已六年，与有平甫依倚而定居杭州，是有密切关系的。虽然如此，白石并不甘愿依赖他人生活，“四十五十而无闻焉”的“无闻”心情，还在促使着他，他很想把自己的才能，用于当世。就在他移居杭州的那一年，他年已四十三岁，向朝廷进献《大乐议》和《琴瑟考古图》，论当时乐器、乐曲、歌诗之失。不料朝臣妒其才能，置之一旁，未予议奏。事隔两年，他仍不灰心，在庆元五年（公元1199年），又向朝廷上《圣宋饶歌十二章》，幸得下诏免解，与试进士于礼部，但未选中。从此就失意于政治，终老布衣，怀着困顿的心情，做一个天涯羁旅，过着江湖诗人的生活。

白石一生经历南宋高宗、孝宗、光宗、宁宗四个朝代，在政治上是失意的，在生活上几乎完全依赖他人，幼年时依靠家庭和他已出嫁的姊姊；少年时依靠叔丈萧德藻；壮年时主要依靠张鉴、张镃和范成大（南宋著名诗人，自号石湖老人）；到了晚年，自从给他帮助最大的挚友张鉴死去以后，他的生活压力，越来越重，以致到逝世时，贫困得竟无以为殓，还是在吴潜（在南宋官至参知政事，右丞相

兼枢密使，进左丞相，封许国公）的资助下，葬于杭州钱塘门外西马塍。苏石有挽诗云：“所幸小红方嫁了，不然啼损马塍花。”

白石体态清莹，气貌若不胜衣，望之如神仙中人。年少游苏州，徘徊吊古，作柳枝词，中有“行人怅望苏台柳，曾与吴王扫落花”二句，杨万里（号诚斋，南宋前期著名诗人）甚赞赏，萧德藻尤为喜爱，白石这才能娶他哥哥的女儿为妻。张镃有诗云：“应是冰清逢玉润，只因佳句不因媒。”这是说白石因写了佳诗而得妻。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冬，白石往苏州见范成大，留住月余，一天，在范村（范成大家花园）赏梅，范成大请他谱新腔作词咏梅花，他写成以后，范成大极为赞赏，把玩不已，随即交给家中的歌女，命她们学习演唱，音节极为谐婉。歌女中有一个名叫小红的，很爱唱这新词。这两首咏梅花的名词，一首是“暗香”，一首是“疏影”。就在当年的除夕，白石回湖州，范成大便将歌女小红赠给他为妾。这夜大雪纷飞，船过垂虹桥，白石就当时船中的情景，写了一首诗：“自作新词韵最娇，小红低唱我吹箫。曲终过尽松陵路，回首烟波十四桥。”并有人羡慕白石有如登仙。这时他三十七岁。他一生没有做过官，家居不问生产，但图书古董，摆满几榻，座上无虚席。他家中虽极少储粮，但每饭未尝无食客。从以上情况来看，足见白石自少年起，就文才出众，很为人器重，而所器重他的人，也无不对他关怀备至。可是当他五十岁以后，尤其是在他杭州的家舍被焚毁以后，这时亲友凋零，已无依靠，他的

生活，便日益贫困。由于他能诗文，善书法，在此时期，不得不鬻文卖字，以维生计。当时，江湖诗人常拿着自己写的信，并附自己所写的诗词，去晋谒显贵，往往因被赏识而得赏赐。南宋是有此社会风气的。白石在毁舍以后，求见过张岩（官至参知政事）。他有贺张参政诗：“从此与人为雨露，应怜有客卧云嵒。”张岩对他，当然也是慷慨解囊。

白石在二三十岁时，几次客游扬州、合肥等地，当时江淮之间，“自胡马窥江去后”，已是疮痍满目，一片残破景象。有年他路过扬州，尚在年少时期，仅二十二岁，触景伤怀，不禁有“黍离之悲”，自度《扬州慢》词曲，以抒伤国情怀。其他如“维舟试望，故国眇天北”（《惜红衣》）；“自随秋雁南来，望江国，渺何处”（《清波引》）；“最可惜一片江山，总付与啼鴂”（《八归》），都是他关怀祖国命运的悲叹之声。当他南归之后，往来于湖州、苏州、杭州、合肥之间，与范成大、张平甫交往甚密，他虽受友人的优遇，一时与显贵们过着声妓之娱的生活，或是经常沉浸于湖光山色之中，但他不时仍怀有故国沧桑之感。如“沉香亭北又青苔，唯有当时蝴蝶自飞来”（《虞美人》）；“昭君不惯胡沙远，但暗忆江南江北”（《疏影》）；“候馆迎秋，离宫吊月，别有伤心无数”（《齐天乐》）；“数骑秋烟，一篙寒汐，千古空来去”（《永遇乐》），都是他忧伤的倾吐。他还不时地或借景抒怀，或借咏物以寓意：“中原生聚，神京耆老，南望长淮金鼓”（《永遇乐》）；“零落江南不自由，两绸缪，

料得吟鸾夜夜愁”（《忆王孙》），这正是他正视现实的思想感情的流露。

况白石出生的年代，正当南宋中期，偏安江南的王朝，在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双重压力下，摇摇欲坠，行将分崩离析，一般上层阶级知识分子，彷徨无措，息息自危，流露于诗词之中多语含隐痛。白石生长在这个大动乱的时代中，面临国家、民族存亡危急之秋，情怀伤感，愁绪万千，是极其自然的事。在白石现存的八十多首词中，有关感慨国事和身世的词，虽则不多，但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诗人对现实的感慨与祖国命运的关怀。

二

白石的作品，词胜于诗，在文学史上，词的评价比诗高，在宋词中是有一定地位的。白石是南宋第二期词派的主要开创者之一，他的词可以说是精深华妙。宋代词人张炎说：“姜白石词，如野云孤鹤，去留无迹”，就是以“清空”二字总评姜词的风格；但张炎又说：“白石词，如《疏影》、《暗香》、《扬州慢》、《一萼红》、《琵琶仙》、《探春慢》、《八归》、《淡黄柳》等曲，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读之使人神观飞越。”说明仅仅以“清空”二字，总评姜词的风格，似不够全面。“不惟清空，又且骚雅”，这样来总评姜词的风格，还是比较贴切的。姜词是独具一格，另成一派，他是“意欲灵动，语欲隐秀”，力求自成天趣的。他的词既不像苏东坡高唱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辛弃疾长叹的“千古江山，英雄无觅

“孙仲谋处”的横放杰出、奔放不羁；也不像吴文英的词，“如七宝楼台，眩人眼目，折碎下来，不成片段”；而往往是沉吟着“旧时月色，算几番照我，梅边吹笛”的“清空骚雅”、妙绝神品的曲调。由于诗人们的生活遭际各有不同，因此在文学作品的气势上，是不可能强求一致的。白石终老布衣，一生飘泊，在长期寄食他人的处境里，要求自己施展才能，以改变当时的现实，这种思想，不能说他完全没有。如“白头行客，不采蘋花，孤负熏风”（《诉衷情》），“文章信美知何用，漫赢得天涯羁旅”（《玲珑四犯》），“南去北来何事，荡湘云楚水，目极伤心”（《一萼红》），“惆怅西村一坞春，开遍无人管”（《卜算子》），都说明他在要求问世的强烈愿望破灭以后，所表达出来的怀才不遇的悲痛心情。当他感到自己已无所作为时，嗟岁月之蹉跎，脱离现实的思想情绪，也就油然而生了。他不得不“沉思只羡天随子，蓑笠寒江过一生”（见《三高祠》诗）；“第四桥边，拟共天随住”（《点绛唇》）。白石四十多岁时，还未考中进士，直至终老布衣，纯粹是一个江湖诗人。晚唐诗人陆龟蒙，也是终老布衣的，他自号天随子、江湖散人。他们二人的身世，极为相似，且陆龟蒙隐居的地方，是在吴江，又是白石经常所到之处，不由他不对天随子十分怀念；再说白石学诗，初学江西（江西诗派），后又力学晚唐，陆龟蒙又是晚唐的有名诗人，白石所以仰慕天随子，也就很自然的了。在陆龟蒙的思想影响下，就更加深了他脱离现实生活的倾向。

白石的词，在选字、炼句、协音律各方面，都是极为

严格的。在选字上，他所选用的字，往往一字得力，而使通篇光彩。如“二十四桥仍在，波心荡冷月无声”（《扬州慢》）的“荡”字；“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踏莎行》）的“冷”字；“长记曾携手处，千树压西湖寒碧”（《暗香》）的“压”字；“便揉春为酒，剪雪作新诗”（《玉梅令》）的“揉”字和“剪”字；“数峰清苦，商略黄昏雨”（《点绛唇》）的“商略”二字，真是一字千金，象这样精选的字，是不胜枚举的。在炼句上，他所锤炼出来的词句，多是绝妙好词；而又往往是清超传神、画龙点睛之笔。如“废池乔木，犹厌言兵”（《扬州慢》）；“高树晚蝉，说西风消息”（《惜红衣》）；“凭栏怀古，残柳参差舞”（《点绛唇》）；“嫣然摇动，冷香飞上诗句”（《念奴娇》）；“翠尊易泣，红萼无言空相忆”（《暗香》）；“万绿正迷人，更愁入山阳夜笛。百年心事，惟有玉栏知”（《蓦山溪》）；“五日凄凉心事，山雨打船篷”（《诉衷情》），真是琳琅满目，美不胜收。在协音律上，为了使词能达到宛转明畅的地步，如果只依谱填词，往往是不易办到的，于是他就自度曲，创新腔。姜词中自度曲调，如《扬州慢》、《暗香》、《疏影》等，就有十多首。他为求音律舒卷自如、优美和谐，采用了不同的艺术手法：一种是在原曲调中增添字句，如《杏花天影》这首词，就是将原《杏花天》词调的上下阙中，各增加一短句：“待去”、“日暮”，将原词牌名加一个“影”字，以示区别。这种增添字句的办法，始于宋代欧阳修，如《虞美人影》、《贺圣朝》，

都是由原词调转变而成的词调。另一种就是自度曲，创新腔；并在曲调中多用虚词，使曲调更加宛转明畅。如《长亭怨慢》这首自度曲“……阅人多矣，谁得似长亭树，树若有情时，不会得青青如此。日暮，望高城不见，只有乱山无数。韦郎去也，怎忘得玉环分付？第一是早早归来，怕红萼无人为主……”在这短短几行中，就用了许多虚字和带头的短句，如“矣”、“若”、“也”、“怕”、“谁得似”、“不会得”、“只见”、“怎忘得”、“第一是”等。他在虚词的运用上，不仅娴熟，而且生动传神，极为巧妙。在自度曲中如此，就是在原曲调中，也往往多用虚词，增添气韵。如《齐天乐》这首词，他先后用了“先自”、“更闻”、“都是”、“独自”、“又吹”、“为谁”、“别有”等，这不仅使通篇灵活，而且在词的结构上，前呼后应，层层贯穿，一连到底，读之真使人“神观飞越”。

白石在写恋情词的笔调上，也显示出他的独特词风。姜词中属于恋情词的近二十首，都是为他的合肥相爱人所写的篇章。他摒弃了晚唐以来温(庭筠)、韦(庄)一派的词风，把绮丽卑靡的色泽格调，改用清健的笔调，以健笔写柔情。如“待得归鞍到时，只怕春深”；“俊游苍陌，算空有古木斜晖”；“淮南皓月冷千山，冥冥归去无人管”；“金陵路，莺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满陌芳草不成归，日暮，更移舟向甚处”；“淮南好，甚时重到？陌上生春草”等，这也是姜词的特征所在。

白石一生，政治上是失意的，长期寄身于显贵之家，很难表明自己的憎与爱，如《少年游——戏平甫》就是一

个明证。他明明是不赞成张平甫那样的讨妾行径，可是不便直言，只能用隐讳的词句，以所谓“戏”的方式，表明他的憎恶。他在这样的环境里，唯一的精神寄托，就是在作品的艺术技巧上，苦苦钻研，自得其乐，所以他要选字，要炼句，要合律，竟成为姜词的一种特色，独具一格，另成一派，成为开南宋第二期词派的先驱。当时以白石为宗者，有张辑、卢祖皋、史达祖、吴文英、蒋捷、王沂孙、张炎、周密、陈允平、张翥、杨基等人。陈廷焯云：“姜尧章词，清虚骚雅，每于伊郁中饶蕴藉、清真之劲敌，南宋一大家也”（《白雨斋词话》）；黄升云：“白石词极精妙，不减清真，其高处有美成所不能及”（《花庵词选》）；陈撰云：“先生事事精习，率妙绝神品，虽终身草莱，而风流气韵，足以标映后世”（《玉几山房听雨录》）；冯煦云：“白石为南渡一人，千秋论定，无俟扬榷……石帚所作，超脱蹊径，天籁人力，两臻绝顶，笔之所至，神韵俱到……”（《宋六十一家词选》例言）；《四库全书提要》：“夔诗格高秀，为杨万里等所推；词亦精深华妙，尤善自度新腔，故音节文采，并冠一时。”

三

白石学诗，是“三薰三沐师黄太史氏”（白石自语）的，黄太史氏，就是黄庭坚，字鲁直，号山谷老人，江西修水人，他是江西诗派的开山祖。白石诗师庭坚，这也是有一定的环境影响的，他们二人都是江西人，且当时正是江西派诗盛行的时期。所以白石在少年时期对江西派诗，

就下了一番功夫。但后来他对江西派的看法有了转变，到了中年时期，“始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之为得，虽黄诗亦偃然高阁矣。”（《诗集自叙》），他要摆脱黄诗，自求独造。这时江西派诗，正遭时人不满，南宋诗人要修改江西派的，大都主张上窥唐诗，杨万里亦有此主张。这时杨万里正激赏晚唐诗人陆龟蒙的诗，就在杨的鼓励下，白石就以陆龟蒙诗来修改江西派，这样他就从江西派里出来，走向唐人。他的诗，也就出入于江西与晚唐之间了。诗的风格，就不是那样深涩险峻，而是高秀清雅。这对于他的词的风格，起了一定的影响。所以说白石词的风格与他诗的风格，是有密切关系的。

四

这本姜白石诗词选注（以下简称“选注”），是一本通俗古典文学读物。在注释方面，力求通俗易懂。并为了帮助理解，注释面尽量求广；凡必须串解的辞句，也尽量多一些。至于诗词中一般不常见的字，都注了读音。所有诗词中应用的文言虚词，也作了相应的解释。关于诗词的“说明”部份，实际上是对每首诗词，作一个重点介绍。介绍的内容，包括作品的思想性、艺术性，和它的特点所在等等，以帮助读者对诗词的领会。

这本“选注”中所选的作品原文，是以《白石道人诗词合刻》本为主，并参合其他各本，所谓“择其善者而从之”，力求利于原文。各本异同之处，孰真孰伪，恕不作繁琐的考据。

“选注”共分诗词两个部份。照一般次序的排列，应先诗而后词，由于白石的作品，以词为最著，在中国文学史上的评价，是词比诗高，为了突出白石的词，也是“先睹为快”的意思，所以一反平常，把词排列在诗的前面。

这本“选注”，词的部份共选姜词四十一首，其中小令（即短调）十九首，中调六首，长调十六首。为使读者在阅读时，从简到繁，易于理解和熟读，本“选注”的目录编排，采取由小令而中调而长调；至于小令、中调、长调各词，基本上是按各词的字数多寡，分先后排列的。但如《暗香》、《疏影》两词，它是咏梅的连续性篇章，虽词牌名不同，每首字数也不一样，只能排列在一起，不便隔开。关于三类词调的分录，是依旧谱为例，五十八字以内为小令，五十九字至九十字为中调，九十一字以外为长调。在目录中除词牌名外，另加每首词的首句，用代题名，以便读者查阅。词牌名中，凡列有“前调”的，是指本词牌名和前词牌名相同，以免重复。

这本“选注”，诗的部份共选姜诗三十九首，其中五言绝句四首，七言绝句二十四首，五言律诗五首，七言律诗六首。姜诗现存可见者，共有一百七十九首，其中古体诗有五十六首，近体诗（包括律诗、绝句两种）有一百二十三首，而近体诗中，七言绝句就有八十八首，其余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一共只有三十五首。本“选注”因属通俗古典文学读物，所以只选近体诗，姜诗的古体诗部份就不选了。

本书在选注过程中，曾参考夏承焘、唐圭璋、胡云翼诸氏有关的著作，并采用了诸氏的一些见解。同时特别是

承赵景深老教授的指导和提供参考资料，包括善本《白石道人诗词合刻》，的确得益非浅，并此表示感谢。编者限于水平，在这本“选注”中，必有许多错误。不当之处，衷心盼望读者予以批评和指教。

杜子庄

1980年10月8日

目 次

前 言

词 部

忆王孙	“冷红叶叶下塘秋”(1)
点绛唇	“燕雁无心”(2)
前调	“金谷人归”(3)
卜算子	“绿萼更横枝”(4)
诉衷情	“石榴一树浸溪红”(5)
好事近	“凉夜滴花钿”(6)
浣溪沙	“钗燕笼云晚不忺”(8)
阮郎归	“红云低压碧玻璃”(9)
前调	“旌阳宫殿昔徘徊”(10)
鬲溪梅令	“好花不与殢香人”(12)
少年游	“双螺未合”(13)
鵲鵙天	“京洛风流绝代人”(15)
前调	“柏绿椒红事事新”(16)
前调	“巷陌风光纵赏时”(18)
夜行船	“略约横溪人不度”(19)
虞美人	“西园曾为梅花醉”(20)
小重山令	“人绕湘皋月坠时”(22)
踏莎行	“燕燕轻盈”(23)

杏花天影	“绿丝低拂鸳鸯浦”	(24)
淡黄柳	“空城晓角”	(25)
玉梅令	“疏疏雪片”	(26)
侧犯	“恨春易去”	(27)
蓦山溪	“与鸥为客”	(29)
清波引	“冷云迷浦”	(31)
惜红衣	“簾枕邀凉”	(32)
水调歌头	“日落爱山紫”	(34)
暗香	“旧时月色”	(36)
疏影	“苔枝缀玉”	(38)
长亭怨慢	“渐吹尽枝头香絮”	(42)
玲珑四犯	“叠鼓夜寒”	(44)
扬州慢	“淮左名都”	(46)
秋宵吟	“古帘空”	(48)
琵琶仙	“双桨来时”	(50)
念奴娇	“闹红一舸”	(52)
翠楼吟	“月冷龙沙”	(54)
眉妩	“看垂杨连苑”	(57)
齐天乐	“庾郎先自吟愁赋”	(59)
探春慢	“衰草愁烟”	(62)
永遇乐	“云鬲迷楼”	(63)
一萼红	“古城阴”	(66)
八归	“芳莲坠粉”	(68)

诗 部

同潘德久作明妃诗三首	(71)
与和甫、时甫分题画卷，夔得剡溪图	(73)
雁图	(74)

除夜自石湖归苕溪十首	(75)
过垂虹	(85)
若苏怀古	(86)
湖上寓居杂咏四首	(87)
三高祠	(91)
牛渚	(92)
送范仲讷往合肥	(93)
绿萼梅	(94)
陪张平甫游禹庙	(95)
观灯口号	(97)
灯词	(98)
同朴翁登卧龙山	(98)
坐上和约斋	(100)
棹石湖三首	(102)
京口留别张思顺	(107)
贺张肖翁参政	(108)
寄田郎	(110)
送王德和提举淮东	(111)
寄时父	(113)
乍凉寄朴翁	(114)